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四十三回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

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著了些風寒，不是什麼大病，請醫生吃了兩劑藥也就好了，命鳳姐來，吩咐他預備給賈政帶送東西。正商議著，只見賈母打發人來叫，王夫人忙引著鳳姐兒過來，王夫人又請問：「這會子可又覺大安些？」賈母道：「今日可大好了。方纔你們送來野雞崽子湯，我嚐了一嚐，倒有味兒，又吃了兩塊肉，心裡很受用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這是鳳丫頭孝敬老太太的。算他的孝心虔，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。」賈母點頭笑道：「難為他想著。若是還有生的，再炸上兩塊。鹹浸浸的，喝粥有味兒。那湯雖好，就只不對稀飯。」鳳姐聽了，連忙答應，命人到廚房傳話。這裡賈母又向王夫人笑道：「我打發人找你來，不為別的：初二日是鳳丫頭的生日，上兩年我原想著替他做生日，偏到跟前，又有事，就混過去了。今年人又齊全，料著也又沒事，僑們大家好生樂一天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我也想著呢。既是老太太高興，何不就商議定了？」賈母笑道：「想我往年，不拘誰做生日，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禮，這個也俗了，也覺太生分。今兒我出個新法子，又不生分，又可以取樂兒。」王夫人忙道：「老太太怎麼想著好，就是怎麼樣行。」

賈母笑道：「我想著僑們也學那小家子，大家湊個分子，多少儘著這錢去辦，你說好不好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個很好，但不知怎麼個湊法兒？」

賈母聽說，一發高興起來，忙遣人去請薛姨媽邢夫人等；又叫請姑娘們並寶玉和那府裡的尤氏和賴大家的，及有些頭臉管事的媳婦也都叫了來。眾丫頭婆子見賈母分高興，也都高興，忙忙的各自分頭去請的請，傳的傳。

沒頓飯的工夫，老的少的，上的下的，烏壓壓擠了一屋子。只薛姨媽和賈母對坐，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門前兩張椅子上，寶釵姐妹等五六個人坐在炕上，寶玉坐在賈母懷前，底下滿滿的站了一地。賈母忙命拿幾張小杌子來，給賴大母親等幾個高年有體面的嬾嬾坐了。賈府風俗，年高伏侍過父母的家人，比年輕的主子還有體面呢，所以尤氏鳳姐等只管地下站著，那賴大的母親等三四個老嬾嬾告了罪，都坐在小杌子上。賈母笑著把方纔一席話說與眾人聽了。眾人誰不湊這趣兒呢？再也有和鳳姐兒好，情願這樣的；也有怕鳳姐兒，巴不得奉承他的：況且都是拿的出來的，所以一聞此言，都欣然應諾。

賈母先道：「我出二兩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我隨著老太太也是二兩。」邢夫人王夫人笑道：「我們不敢和老太太並肩，自然矮一等，每人一兩罷了。」尤氏李紈也笑道：「我們自然又矮一等，每人二兩罷了。」賈母忙和李紈道：「你寡婦失業的，那裡還拉你出這個錢，我替你出了罷。」鳳姐忙笑道：「老太太別高興，且算一算賬再攬事。老太太身上已有兩分呢，這會子又替大嫂子出二兩，說著高興，一會子回想，又心疼了。過後兒又說都是為鳳丫頭花了錢，使個巧法子，哄著我拿出三四倍子來暗裡補上，我還做夢呢！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賈母笑道：「依你怎麼樣呢？」鳳姐笑道：「生日沒到，我這會子已經折受的不受用了。我一個錢也不出，驚動這些人，實在不安，不如大嫂子這分我替他出了罷。我到那一日多吃些東西，就享了福了。」邢夫人等聽了，都說「很是」，賈母方允了。

鳳姐兒又笑道：「我還有一句話呢。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兩，又有林妹妹寶兄弟的兩分子；姨媽自己二兩，又有寶妹妹的一分子：這倒也公道。只是二位太太每位一兩，自己又少，又不替人出：這有些不公平。老祖宗吃了虧了。」賈母聽了，呵呵大笑道：「到底是我的鳳丫頭向著我，這說的很是；要不是你，我叫他們又哄了去了！」鳳姐笑道：「老祖宗只把他哥兒兩個交給兩位太太，一位占一個罷，派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。」賈母忙說：「這很公道，就是這樣。」

賴大的母親忙站起來笑道：「這可反了！我替二位太太生氣。在那邊是兒子媳婦，在這邊是內姪女兒，倒不向著婆婆姑姑，倒向著別人：這兒媳婦倒成了陌路人，內姪女兒倒成了外姪女兒了！」說的賈母和眾人都大笑起來了。

賴大的母親因又問道：「少奶奶們一兩，我們自然也該矮一等了？」賈母聽說，道：「這使不得。你們雖該矮一等，我知道你們這幾個都是財主，位雖低些，錢卻比他們多。你們和他們一例纔使得。」眾嬾嬾聽了，連忙答應。賈母又道：「姑娘們不過應個景兒，每人照一個月的月例就是了。」又回頭叫：「鴛鴦，來，你們也湊幾個人，商議湊了來。」

鴛鴦答應著，去不多時，帶了平兒、襲人、彩霞等，還有幾個丫頭來，也有二兩的，也有一兩的。賈母因問平兒：「你難道不替你主子做生日？還人在這裡頭？」平兒笑道：「我那個私自另外的有了，這是公中的，也該出一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這纔是好孩子。」

鳳姐又笑道：「上下都全了。還有二位姨奶奶，他出不出，也問一聲兒。儘到他們是理，不然，他們只當小看了他們了。」賈母聽說，忙說：「可是呢。怎麼倒忘了他們？只怕他們不得閒兒，叫一個丫頭問問去。」說著，早有丫頭去了，半日，回來說道：「每位也出二兩。」賈母喜歡道：「拿筆硯來算明，共計多少。」

尤氏因悄悄的罵鳳姐道：「我把你這沒足夠的小蹄子兒！這麼些婆婆嬾子湊銀子給你做生日，你還不夠？又拉上兩個苦瓠子！」鳳姐也悄悄的笑道：「你少胡說！一會子離了這裡，我纔和你算賬！他們兩個為什麼苦呢？有了錢也是白填還別人，不如拘了來，僑們樂。」

說著，早已合了，共湊了一百五兩有零。賈母道：「一天戲酒用不了。」尤氏道：「既不請客，酒席又不多，兩三日的用度都夠了。頭等戲不用錢，省在這上頭。」賈母道：「鳳丫頭說那一班好，就傳那一班。」鳳姐道：「僑們家的班子都聽熟了，倒是花幾個錢，叫一班來聽聽罷。」賈母道：「這件事，我交給珍哥媳婦了。越發叫鳳丫頭別操一點心兒，受用一日纔算。」尤氏答應著。又說了一回話，都知賈母乏了，纔漸漸的散出來。

尤氏等送出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，因往鳳姐房裡來，商議怎麼辦生日的話。鳳姐兒道：「你不用問我，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兒行事就完了。」尤氏笑道：「你這麼個阿物兒，也忒行了大運了！我當有什麼事，叫我們去，原來單為這個。出了錢不算，還叫我操心。你怎麼謝我？」鳳姐笑道：「別扯臊！我又沒叫你來，謝你什麼？你怕操心，你這會子就回老太太去，再派一個就是了。」尤氏笑道：「你瞧瞧，把他倖的這個樣兒！我勸你收著些兒好！太滿了，就要流出來了。」二人又說了一回方散。

次日，將銀子送到寧國府來，尤氏方纔起來梳洗，因問：「是誰送過來的？」丫頭們回說：「林媽。」尤氏便命叫了他來。丫頭們走至下房，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。尤氏命他腳踏上了坐，一面忙著梳洗，一面問他：「這一包銀子共多少？」林之孝家的回說：「這是我們底下人的銀子，湊了先送過來。老太太和太太們的還沒有呢。」

正說著，丫頭們回說：「那府裡的姨太太打發人送了分子來了。」尤氏笑罵道：「小蹄子們專會記得這些沒要緊的話！昨兒不過是老太太一時高興，故意兒的學那小家子湊分子，你們就記得了，到了你們嘴裡當正經話說。還不快接進來呢！」丫頭們笑著，忙接銀子進來，一共兩封，連寶釵黛玉的都有了。尤氏問：「還少誰的？」林之孝家的道：「還少老太太、太太、姑娘們的，我們底下姑娘們的。」尤氏道：「還有你們大奶奶的呢？」林之孝家的道：「奶奶過去，這銀子都從二奶奶手裡發，一共都有了。」

說著，尤氏梳洗了，命人伺候車輛。一時來至榮府，先來見鳳姐，只見鳳姐已將銀子封好，正要送去。尤氏問：「都齊了麼？」鳳姐笑道：「都有了。快拿去罷，丟了我不管。」尤氏笑道：「我有些信不及，倒要當面點一點。」說著，果然按數一點，只沒有李紈的一分。尤氏笑道：「我說你鬧鬼呢！怎麼你大嫂子的沒有？」鳳姐笑道：「那麼些還不夠？就短一分兒也罷了。等不夠了，我再找給你。」尤氏道：「昨兒你在人跟前做情，今兒又來和我賴，這我可不依你，我只和老太太要去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我看你利害！明兒有了事，我也丁是丁卯是卯的，你也別抱怨。」尤氏笑道：「只這一分兒不給也罷了。要不看你素日孝敬我，我本來依你麼？」說著，把平兒的一分也拿出來，說道：「平兒，來，把你的收了去，等不夠了，我替你添上。」平兒會意，笑道：

「奶奶先使著，若剩下了，再賞我一賞。」尤氏笑道：「只許你主子作弊，就不許我作情嗎？」平兒只得收了。尤氏又道：「我看著你主子這麼細緻，弄這些錢，那裡使去？使不了，明兒帶了棺材裡使去！」一面說著，一面又往賈母處來。先請了安，大概說了兩句話，便走到鴛鴦房中，和鴛鴦商議，只聽鴛鴦的主意行事，何以討賈母喜歡。二人計議妥當。尤氏臨走時，也把鴛鴦的二兩銀子還他，說：「這還使不了呢。」說著，一徑出來，又至王夫人跟前說了一回話。因王夫人進了佛堂，把彩雲的一分也還了他。鳳姐兒不在跟前，一時，把周趙二人的也還了。他兩個還不敢收。尤氏道：「你們可憐見的，那裡有這些閒錢？鳳丫頭便知道了，有我應著呢。」二人聽說，千恩萬謝的收了。

轉眼已是九月初二日，園中人都打聽得尤氏辦得四分熱鬧，不但有戲，連耍百戲並說書的女先兒全有，都打點著取樂玩耍。李紈又向眾姐妹道：「今兒是正經社日，可別忘了。寶玉也不來，想必他不知，又貪住什麼玩意兒，把這事又忘了。」說著，便命丫頭：「去瞧做什麼呢，快請了來。」丫頭去了半日，回說：「花大姐姐說，今兒一早就出門去了。」眾人聽了，都詫異，說：「再沒有出門之理。這丫頭糊塗！」因又命翠墨去。一時，翠墨回來說：「可不真出門了。說有個朋友死了，出去探喪去了。」探春道：「斷然沒有的事。憑他什麼，再沒有今日出門之理。你叫襲人來，我問他。」

剛說著，只見襲人走來。李紈等都說道：「今兒憑他有什麼事也不該出門。頭一件，你二奶奶的生日，老太太都這麼高興，兩府上下都湊熱鬧兒，他倒走了？第二件，又是頭一社的正日子，也不告假，就私自去了？」襲人歎道：「昨兒晚上就說了：今兒一早有要緊的事，到北靜王府裡去，就趕著回來。勸他別去，他必不依。今兒一早起來，又要素衣裳穿，想必是北靜王府裡要緊的什麼人沒了也未可知。」李紈等道：「若果如此，也該去走走，只是也該回來了。」說著，大家又商議：「僞們只管作詩，等他來罰他。」剛說著，只見賈母已打發人來請，便都往前頭去了。襲人回明寶玉的事，賈母不樂，便命人接去。

原來寶玉心裡有件心事，於頭一日就吩咐焙茗：「明日一早出門，備兩匹馬在後門口等著，不用別人跟著。說給李貴，我往北府裡去了。倘或要有人找我，叫他攔住不用找，只說北府裡留下了，橫豎就來的。」焙茗也摸不著頭腦，只得依言說了。今兒一早，果然備了兩匹馬，在園後門等著。

天亮了，只見寶玉遍體純素，從角門出來，一語不發，跨上馬，一彎腰，順著街就磕頭下去了。焙茗也只得跨上馬，加鞭趕上，在後面忙問：「往那裡去？」寶玉道：「這條路是往那裡去的？」焙茗道：「這是出北門的大道。出去了，冷清清，沒有什麼玩的。」寶玉聽說，點頭道：「正要冷清清的地方。」說著，越發加了兩鞭，那馬早已轉了兩個彎子，出了城門。焙茗越發不得主意，只得緊緊的跟著。

一氣跑了七八裡路出來，人煙漸漸稀少，寶玉方勒住馬，回頭問焙茗道：「這裡可有賣香的？」焙茗道：「香倒有，不知是那一樣？」寶玉想道：「別的香不好，須得檀、芸、降三樣。」焙茗笑道：「這三樣可難得。」寶玉為難。焙茗見他為難，因問道：「要香做什麼使？我見二爺時常帶的小荷包兒有散香，何不找一找？」一句提醒了寶玉，便回手一一衣襟上掛著個荷包一一摸了一摸，竟有兩星沉香，心內喜歡，只是不恭些；再想自己親身帶的倒比買的又好些。於是又問爐炭，焙茗道：「這可罷了，荒郊野外，那裡有？一一既用這些，何不早說？帶了來豈不便宜？」寶玉道：「糊塗東西！要可以帶了來，又不這樣沒命的跑了。」

焙茗想了半日，笑道：「我得了個主意，不知二爺心下如何？我想來二爺不止用這個，只怕還要別別的。這也不是事。如今我們索性往前再走二里，就是水仙庵了。」寶玉聽了，忙問：「水仙庵就在這裡？更好了！我們就去。」說著，就加鞭前行，一面回頭向焙茗道：「這水仙庵的姑子長住僞們家去，這一去到那裡，和他借香爐使使，他自然是肯的。」焙茗道：「別說是僞們家的香火，就是平白不認識的廟裡，和他借，他也不敢駁回。一一只是一件：我常見二爺是厭這水仙庵的，如何今兒又這樣喜歡了？」寶玉道：「我素日最恨俗人不知原故，混供神，混蓋廟。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們和那些有錢的愚婦們，聽見有個神，就蓋起廟來供著，也不知那神是何人，因聽些野史小說，便信真了。比如這水仙庵裡面，因供的是洛神，故名水仙庵。殊不知古來並沒有個洛神，一一那原是曹子建的謊話。誰知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著。今兒卻合我的心事，故借他一用。」

說著，早已來至門前。那老姑子見寶玉來了，事出意外，竟像天上掉下個活龍來的一般，忙上來問好，命老道來接馬。寶玉進去，也不拜洛神之像，卻只管賞鑒。雖是泥塑的，卻真有那「翩若驚鴻，婉若游龍」，「荷出綠波，日映朝霞」的姿態。寶玉不覺滴下淚來。

老姑子獻了茶，寶玉因和他借香爐燒香。那姑子去了半日，連香供紙馬都預備了來。寶玉道：「一概不用，單用個香爐。」便命焙茗捧著爐，出至後園中，揀一塊乾淨地方兒，竟揀不出。焙茗道：「那井台上如何？」

寶玉點頭，一齊來至井台上，將爐放下。焙茗站過一旁。寶玉掏出香來焚上，含淚施了半禮，回身命收了去。焙茗答應，且不收，忙爬下磕了幾個頭，口內祝道：「我焙茗跟二爺這幾年，二爺的心事，我沒有不知道的。只有今兒這一祭祀，沒有告訴我，我也不敢問。只是受祭的陰魂，雖不知名姓，想來自然是那人間有一，天上無雙，極聰明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。二爺的心事，難出口，我替二爺祝讚你，你若有靈有聖，我們二爺這樣想著你，你也時常來望候望候二爺，未嘗不可。你在陰間，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，和你們一處玩耍，豈不兩下裡都有趣了？」說畢，又磕了幾個頭，纔爬起來。

寶玉聽他沒說完，便掌不住笑了，因踢他道：「別胡說，看人聽見笑話！」焙茗起來，收過香爐，和寶玉走著，因道：「我已經合姑子說了，二爺還沒用飯，叫他收拾了些東西，二爺勉強吃些。我知道今兒裡頭大排筵宴，熱鬧非常，二爺為此，纔躲了來的。橫豎在這裡清淨一天，也就儘樂了。要不吃東西，斷使不得。」寶玉道：「戲酒不吃，這隨便的吃些也不妨。」焙茗道：「這纔是。還有一說：僞們來了，必有人不放心。若沒有人不放心，便晚些進城何妨？若有人不放心，二爺須得進城回家去纔是。第一，老太太、太太也放了心；第二，禮也盡了，不過這麼著，就是家去聽戲喝酒，也並不是爺有意，原是陪著父母盡個孝道兒。要單為這個，不顧老太太、太太懸心，就是纔受祭的陰魂兒也不安哪。二爺想我這話怎麼樣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的意思，我猜著了。你想著只你一個跟了我出來，回來你怕擔不是，所以拿這大題目來勸我。我纔來了，不過為盡個禮再去吃酒看戲，並沒說一日不進城。這已經完了心願，趕著進城，大家放心就是了。」焙茗道：「這更好。」

說著，二人來至禪堂，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好素菜。寶玉胡亂吃了些，焙茗也吃了。二人便上馬，仍回舊路。焙茗在後面，只囑咐：「二爺好生騎著。這馬總沒大騎，手提緊著些兒。」一面說著，早已進了城，仍從後門進去，忙忙來至怡紅院中。襲人等都不在屋裡，只有幾個老婆子看屋子，見他來了，都喜的眉開眼笑，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可來了！沒把花姑娘急瘋了呢！上頭正坐席呢，二爺快去罷。」寶玉聽說，忙將素衣脫了，自己找了顏色吉服換上，便問道：「都在什麼地方坐席呢？」老婆子們回道：「在新蓋的大花廳上呢。」

寶玉聽了，一徑往花廳上來，耳內早隱隱聞得簫管歌吹之聲。剛到穿堂那邊，只見玉釧兒獨坐在廊簷下垂淚，一見寶玉來了，便長出了一口氣，啞著嘴兒說道：「噯！鳳凰來了，快進去罷！再一會子不來，可就都反了。」寶玉陪笑道：「你猜我往那裡去了？」玉釧兒把身一扭，也不理他，只管拭淚。寶玉只得快快的進去了，到了花廳上，見了賈母王夫人等。眾人真如得了鳳凰一般。

賈母先問道：「你往那裡去了，這早晚纔來？還不給你姐姐行禮去呢。」因笑著又向鳳姐兒道：「你兄弟不知好歹。就有要緊的事，怎麼也不說一聲兒，就私自跑了？這還了得！明兒再這樣，等你老子回家，必告訴他打你。」鳳姐兒笑著道：「行禮倒是小事。寶兄弟，明兒斷不可不言語一聲兒，也不傳人跟著，就出去。街上車馬多，頭一件叫人放不下心。再也不像僞們這樣人家出門的規矩。」

這裡賈母又罵跟的人：「為什麼都聽他的話，說往那裡去就去了，也不回一聲兒！」一面又問他：「到底往那裡去了？可吃了

什麼沒有？唬著了沒有？」寶玉只回說：「北靜王的一個愛妾沒了，今日給他道惱去。我見他哭的那樣，不好撇下他就回來，所以多等了會子。」賈母道：「以後再私自出門，不先告訴我，一定叫你老子打你！」寶玉連忙答應著。賈母又要打跟的人，眾人又勸道：「老太太也不必生氣了，他已經答應不敢了。況且回來又沒事，大家該放心樂一會子。」

賈母先不放心，自然著急發狠；今見寶玉回來，喜且有餘，那裡還恨？也就不提了。還怕他不受用，或者別處沒吃飯，路上著了驚恐，反又百般的哄他。襲人早已過來伏侍，大家仍舊聽戲。

當日演的是《荊釵記》，賈母薛姨媽等都看的心酸落淚，也有笑的，也有恨的，也有罵的。

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